

## 当文艺遇见乡村生活



潍坊牟家院村的乡村戏剧节

最近红火热闹的“乡村戏剧节”在山东潍坊牟家院村举行。戏剧节上不仅有传统戏曲,还有现代戏剧、剧本朗读、围炉夜话、儿童画展等一系列艺术表演和活动,所有活动都在牟家院村乡村的田野、集市的街道乃至村中的果园、院子、小学举行,让村民们得以充分参与、沉浸体验,在房前屋后、田间地头近距离感受艺术魅力。今年,该戏剧节还作为100个美丽中国文艺实践的生动案例之一,入选“大地之歌·2024美丽中国纪事”展览,更展现了乡村文化的动人魅力。

文化艺术与乡村生活,会发生什么样的碰撞?一段时间以来,越来越多以“山水+”“戏剧+”为特色的艺术节在农村广袤大地上开展,带动全国各类专业艺术工作者、文艺爱好者等多种力量走进乡村,感受地方民俗与现代艺术表演之间所产生的化学反应,以点带面激发乡村文旅的发展活力。与此同时,在文艺创作领域中,有许多优秀的小说、电视剧、电影也取材于乡村基层。各地特有的民俗民风、广大村民的淳朴借由当代艺术的丰富表达,相互之间形成一种内在张力,为各类乡村艺术活动的举办以及当地文旅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

美是纯洁道德、丰富精神的重要源泉。乡村社会内部生发出来的充满泥土

气息的艺术实践,不仅重建了农村群众的文化自信,更点燃了乡村文化振兴的星火,让村民在艺术浸润中接受美育,拉近了广大农村群众与文艺创作的距离。在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石井街道蔡家坡村,从建起村史馆、美术馆、麦田剧场等文化场所,到连续举办四届关中忙罢艺术节,越来越多的艺术家来为山村增添艺术色彩。村道两旁装置艺术作品新颖别致,特色农居墙体上彩绘形象生动鲜活,一座座雕塑吸引游客前来打卡……当艺术融入乡村,乡土也能变为艺术空间,让村民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用艺术点亮乡村,应注重把生态人文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这不仅需要挖掘和培养一批乡村本土文化人才,支持民间文艺团体、民间艺人等积极健康的草根文化发展;更要完善乡村文化建设体制机制,凝聚多方力量,不断挖掘整合乡村文化资源,推动乡村文旅事业融合发展,开拓具有地方艺术特色的乡村文化振兴道路。相信未来,各地将为乡村振兴插上文艺的翅膀,广泛开展更多诸如乡村文化艺术节、乡村春晚等面向农村、面向群众的文化惠民活动,点燃“农民艺术家”的创造星火,以文艺小舞台带动地方大发展,为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汇聚更大力量。

据《光明日报》



## 让网络文艺释放更多创作灵感

如今,我们依旧可以在春日雨夜领略京剧艺术的魅力,可以在夏日午后从“四大名著”中欣赏古典小说的美,但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在城市地铁的途中感受网络微短剧带来的快感,也可以在大山深处观看线上音乐会或虚拟音乐会……在文艺和审美领域,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作为后起之秀,网络文艺因不断提升的艺术品质、日益增强的社会文化影响力而跻身当代中国文艺主流行列。

当然,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近年来,一批耳熟能详、广受欢迎的优秀作品呈现在人们面前。比如,网络文学中的《大江东去》《琅琊榜》,网络剧中的《长安十二时辰》《长相思》,网络综艺中的《这!就是街舞》,网络电影中的《毛驴上树》《扫黑英雄》,网络纪录片中的《人生一串》《守护解放西》,网络音乐中的《可可托海的牧羊人》等。可以说,这些作品从多方面满足了人们个性化的审美需求,不仅可视作网络文艺蓬勃发展的显著表征,还给人们带来了不同于传统文艺的审美体验。

在传统文艺与新兴网络文艺的纵向比较中,一方面,凭借历史积淀,传统文艺不断给网络文艺创作生产带来丰厚滋养,另一方面,伴随艺术品质、影响力的不断提升,网络文艺反过来给传统文艺创作生产带来辐射作用。时至今日,网络文艺日益清晰地呈现3种主要形态:一是典型形态,作为与传统文艺诸样式相对应的比较性存在,它是网络文艺的主体,比如,网络文学、网络剧、网络综艺、网络电影、网络纪录片、网络音乐、网络动漫,以及创新驱

动下的诸种艺术新形式和新变种;二是泛化形态,即蕴含丰富艺术、审美因子却又有别于传统文艺的新形态,比如,文艺性短视频、网络直播,以及数字化呈现、网络文化传播的传统文化艺术形式等;三是前沿形态,其外表具有探索、实验、拓展的丰富面相,其内质则基于互联网时代文艺发展的多样潜能而具有鲜明的前卫性、先锋性和创新性,比如,互动艺术、虚拟艺术、VR艺术、AI艺术等。实践表明,尽管网络文艺仍处于发展变化之中,但“传统”与“现代”的融通化育使其审美特性日益彰显、审美功能不断增强,以至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审美之维。

在当代中国审美文化语境中,网络文艺可视为互联网时代的代表性文艺。既如此,伴随审美活动的变化,我们无疑需要与之相应的媒介素养和艺术修养,让网络文艺释放更多创作灵感,以应对正负混杂双重效应:一方面,选材好、技巧新、品质优或“微”而不弱、“短”而不浅的作品自成高格,其简洁性、趣味性、互动性亦可成为吸引用户的流量密码;另一方面,内容“爽”“酷”“萌”,见事不见人,有“消费”无“审美”的数字咸菜难以替代文化主餐,增香提味的电子榨菜亦有钝化人们审美感觉之弊。

这意味着,在艺术创作的维度,网络文艺要正确运用新的技术、新的手段,激发创意灵感。在审美接受的维度,与艺术创作相表里,置身时代生活浪潮中的人们需透过网络文艺的审美表意系统来感受、体会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审美理想等的深刻嬗变,并借助其感性、生动的艺术形象共享对自我与现实世界的理解、同情和希望。

据学习强国平台

## 让时间芳香起来



近期,由作家李娟散文作品改编而来的迷你剧《我的阿勒泰》热播,且反响不俗。

散文的影视改编并非易事。《我的阿勒泰》在国产剧中首开先河,尝试以较为清晰的人物关系与故事逻辑连缀起散落在《我的阿勒泰》《阿勒泰的角落》等多本散文集中的生活片段。该剧以一家三代汉族女性在少数民族地区经营杂货铺为切口,将青春爱情、代际冲突、新旧碰撞等线索嵌入令人神往的北疆风物中,建构了一则当代社会的疗愈性文本。

《我的阿勒泰》是一部典型的慢影像,节奏舒缓,故事散淡,却能让人凝神静观,不忍倍速与快进。这种美学魅力,主要来自风景与纯爱的疗愈配方。

该剧汇聚了阿勒泰地区不同季节的多样风景,或寂静或广袤或幽深或壮美。风景纷至沓来,让人观后只觉天高地阔,世界浩荡,内心静谧。

文艺创作中,风景往往并非纯粹而自在的。例如,少数民族影视剧常常塑造被现代都市游客凝视的异域景观,或民族共同体里不可或缺的询唤对象。《我的阿勒泰》中的风景固然绝美,但并未沦为单薄的明信片或宣传片。镜头之下,山川、丛林、天空、旷野,无不独具性灵。

无论是李文秀一家还是哈萨克族人民,他们的生存体验与这片土地融为一体。对于他们而言,风景并非一种外在物,无需借助中介,便可以直接体察世界本身的秩序、美和神秘。通过这种方式,该剧试图重建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唤起人们对于自然万物的谦卑与敬畏,而非骄矜与掠夺。

与许多青春爱情一般,汉族少女李文秀与哈萨克少年巴太的相爱也经历了成长的阵痛,最终化为一抹明媚的忧伤。但其中没有狗血情节,毫不矫揉造作,只有混杂着羞涩、悸动、喜悦、失落的少年心事。《我的阿勒泰》实际上是将当下银幕泛滥的纯爱故事进一步提纯:将两个现代个体置于前现代的环境下,剥离了阶层、金钱、权力等诸多外在干扰因素,去展现爱的自然和本真状态。

该剧的另一重美学魅力,还在于重新发掘日常的意义。原作中,李娟以近乎显微镜式的手法,放大了现实生活中常被忽略的微妙细节。同样身为女性的导演滕丛丛在《我的阿勒泰》中充分延续了这一特点,展现了大量生动感性的日常生活情景。

集体沐浴、河边洗衣、山坡牧羊、捡拾木耳……这些生活世界的点滴微澜都被赋予了一种迷人的光彩。同时剧中点缀了诸如李文秀要账、老牛舔舐刘德华广告牌、路人购买过油肉拌面等许多令人捧腹的桥段,充分呈现出生活的谐趣。

通过这些细枝末节,《我的阿勒泰》尝试开掘生活和生命中那些更为恒久的意义与价值。或者说,让生活与生命显现自身,让最平淡的日常散发出最深层的意味。

《我的阿勒泰》对于日常生活细节的着迷,在当前注重强冲突、快节奏的故事奇观时代显得尤为独特。它给了加速时代的观众抽身而出的短暂可能,让大家重新发现悠闲与缓慢,重新体味时间的芳香。

当然,《我的阿勒泰》里的故乡原风景,并非田园牧歌式的乌托邦。该剧在描画生命的浪漫与明亮的同时,也直面人生的苦与痛:李文秀身处追逐写作理

想的困境里,巴太深陷走出原野与留守牧场的纠葛中,张凤侠斩不断与亡夫的情感羁绊,苏力坦逃不掉传统的束缚,守寡的托肯一心改嫁却又无能为力。

这些人物的困境,又都被扭结在游牧传统与现代化进程的文化冲突这一宏大议题里。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当代文艺创作中屡见不鲜的议题,近年来各类“返乡题材”作品更是风行一时,在“乡关何处”的感喟中抒发着种种乡愁或乡怨。不过《我的阿勒泰》更有一种文化乡愁的意味。它将风土人情编码为深沉的历史与记忆,表达着游牧民族的身份焦虑与群体认同。就像剧中巴太向惧怕牛头骨的李文秀作出的解释——“这不是巫术,是怀念”。

值得肯定的是,在讨论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时,《我的阿勒泰》体现出多元包容的立场。当苏力坦以传统为名拒绝托肯携子女改嫁时,李文秀反驳前者:“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只有一直变化才是不变的”,这句话可谓题眼。传统与现代并非孰是孰非的对立关系,传统恰恰是在流动与变动中不断被发明的。该剧结尾使用了首尾呼应的处理方式:返乡的巴太如同父亲一样,保留了随身佩刀的传统。父与子、传统与现代的复杂关系,都隐藏在这个不经意的细节里。

这种传统与现代的辩证法,并不意味着悬置了价值判断。《我的阿勒泰》的做法是以自由、平等的生命观作为价值判断的基点。苏力坦放手让巴太走出草原,让托肯携子女改嫁,正是出于对个体选择的尊重。

值得注意的是,创作者的女性视角让该剧对于女性处境尤为关注。第一集中,李文秀在楼梯处扶正英国作家伍尔夫的画像,看似无意的行为满含象征意味。该剧有意用托肯改嫁贯穿全剧,展现女性有所体察但又无法挣脱的困境。而剧中反复出现的“买搓衣板”的插曲,也是以符号化的方式提醒着我们,不对等的性别关系常常隐藏在那些习焉不察的日常生活里。

稍显可惜的是,高晓亮这一人物的塑造,还是让《我的阿勒泰》落入一些窠臼。剧中,他颇有意塑造为与李文秀对位的外来者、闯入者形象。第一集中,作为同事的二人在都市天台畅谈梦想,已经暗示了他们的人生殊途。与成功融入阿勒泰生活的李文秀相比,高晓亮是利欲熏心的掠夺者。显然,创作者有意通过这一人物来传达传统与现代碰撞中应当秉持的价值立场。

然而,这一人物在后半段的巧合式出场,让戏剧冲突的构建显得颇为生硬。蒋奇明的表演越出色,高晓亮的角色就越令人嫌恶,该形象与整体风格的割裂感就越明显。与其他生活化的人物形象相比,张凤侠多少显得有些符号化、功能化。张凤侠要通过他斩断情丝,李文秀与巴太要经由他完成成长,和谐共生的生态观要经由他得以阐发,从而使得这一人物沦为推动故事走向高潮的工具人。

当然,单个人物形象的瑕疵并不能掩盖整部作品的成功。《我的阿勒泰》可谓当下国产剧中的一缕清风,它重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在日常生活里叩问生命的意义,以文化乡愁的抒发指认未来的坐标。它提醒着人们,在自我挤压与精神内耗的同时,不妨听听广阔天地的呼唤,去拥抱旷野的风。

据《文汇报》